



香 園
ル 5
3537
4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特

門 5
號 3537
卷 48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七十二

雜志二

宋

咸平間知揚州魏羽上雩祀五龍祈雨法詔頒諸路其
法以甲乙日擇東地作壇取土造青龍凡早建壇取五
行生成之數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茗菓率
郡官再至祝醑不用巫覡兩足送龍水中故淮南子有
土龍致雨之說

吳錄

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暝目徐行使傳吏
誦壁間詩板戒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別誦

昭和三十一年
十月十一日 購求



一詩問名則江都尉王琪作卽召至同飯畢同步遊池
上時春晚已有落花因言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
嘗得聯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王應聲曰
似會相識燕歸來公大歎賞自此辟薦館職遂躋侍從

類說

王居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簿題九曲池詩晏
元獻閱之賞歎薦爲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夜得報
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
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
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許彥周詩話

朱適高郵士人納婦之夕夢爲詩兩句燒殘紅燭客未

起歌斷一聲塵繞梁不踰月卒

補夢溪筆談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
謁荆公多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
曰公少年不可廢書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
者後魏公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不屈

山堂肆考

歐陽公與韓忠獻書曰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

未遠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

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

卧遊錄

維揚芍藥甲天下其間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緣者名

金腰帶金腰帶不偶得之維揚傳一開則爲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數驗昔韓魏公以樞密副使出鎮維揚一日金腰帶忽出四葉魏公異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與其賞焉時王丞相禹玉爲監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將宴而一客以病方謝不赴及旦日呂司空晦叔爲過客來魏公尤喜因留呂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帶其後四人果皆輔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說於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是後魯公守維揚金腰帶一枝又出則魯公簪之而魯公亦位極未幾蔡文正公守維揚一

金腰帶又出而維揚人大喜賀文正公之重望亟折以

獻然花適開未全也文正公爲之悵然亦簪而賞之焉

久之文正公獨爲樞密使後加使相檢校少保視宰相

恩數噫一花之異有曲折與人合乃若造物戲人乎

山叢
談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

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

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

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

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避暑

錄
話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菱紅蓮畫舸
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
秋東坡復自穎移維揚作詩寄趙德麟曰二十四橋亦
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侯鯖錄

歐公送劉貢父守揚州作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
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右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
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
長記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
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也

藝苑雌黃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
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
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
不嗤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墨莊漫錄

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
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
之坡云吾從眾坐客皆笑

侯鯖錄

曾收罷揚州教授時子瞻守揚收往見呂吉甫真州吉
甫問曰軾何如人也收曰聰明人也吉甫怒厲聲曰堯
聰明耶舜聰明耶大禹之聰明耶收曰非三者之聰明

亦是聰明也曰所學如何收曰學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歟收曰孟子以民為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學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隨手雜錄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蹙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墨莊漫錄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個是輓浮圖耶坡云有縫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螿坡

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同上

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為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朶吏緣為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

同上

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岡移汝海經從見之申公置酒終日不交一語東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覺羅衣薄

東坡驚覺小語云夜來走却羅醫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罷行後圃中至更坐東坡卽几案間筆墨書歌者團扇云雨葉風枝曉自勻綠陰青子靜無塵閑吟繞屋扶疎句須信淵明是可人申公見之亦無語聞見後錄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日向書壁者豈此郎耶冷齋

夜話

都尉王詵爲王定國畫烟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於高郵富人

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墨莊漫錄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旣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遄歸謂朝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

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
去却重來此度分攜更不廻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
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
事未幾遂竄南荒去同上

秦少游客會稽作滿庭芳詞卽山抹微雲之篇蘇公極
賞此詞戲呼少游爲山抹微雲君淮海集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徑起出
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或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
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
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游金

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去不來休樂善錄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
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
葛孔明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
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切
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
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
何寡陋遽爾遭逢王公四六話

秦少游以歌詞知名嘗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
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人以爲詞識獨醒雜誌

范仲温嘗預貴人家會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中畧不顧及酒酣歡洽侍兒始問此郎何人仲温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爲之絕倒

鐵圍山叢談

邵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爲人恭儉孝友頗精法律長於吏事而清羸多病尫然不能勝衣平生竒蹇不偶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死無嗣其妻困苦蘇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爲之引以爲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

澠水燕談錄

孫覺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宮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游湖面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

易者作感珠賦記之

聞見前錄

孫莘老形貌古竒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之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侯鯖錄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取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源為小髯孫學士師友談記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避暑錄話

孫莘老春秋經解十五卷海陵周茂振跋其後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荆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識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書錄解題

孫洙巨源博學長才初舉賢良方正奏論五十篇皆陳祖宗政事指切治體推往驗今著見得失天下爭傳寫之目曰經緯集韓魏公覽而嘆曰慟哭太息以論天下事今賈誼也澠水燕談錄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

廟密禱於神欲知他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林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瘡且以爲執政後果瘡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

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

夸堅志甲集

武士方圭好爲惡詩極有可笑者慶厯初宋丞相庠守揚州會圭經過赴會至於席上談詩嘲噤可厭宋公因顧野外有牛繫樹下牛拽樹將折宋公謂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已曉公意應聲對曰怪鳥啼春不避人公大笑圭亦慚怒

臨漢隱居詩話

韓忠獻公億知揚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執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蓄嫂姪皆訴于州提

刑轉運使每勘劾多爲甲行賂于胥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眾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東軒筆錄

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像成以丁謂爲奉迎使迎像登舟時潮已落忽復湧及岸因呼爲靈潮堰

雍正志

黃魯直云揚州市東酒肆柱上有人題詞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閒自然鑪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蓋宮看舞胎仙使萬釘寶

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梁炊未熟夢驚殘再遊溪浦廬山後有醉道士於廣陵市上歌此曲或云是呂洞賓

甘泉

縣志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舷欲墮攸遂

與之

話林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蒞復題一絕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

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貴重護欄歲久茂盛每歲

花開百朶爲海濱之奇觀

澠水燕談錄

韓琦知泰州時卧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悟其後授英宗於藩

邸翼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此

嘉靖志

吳人鄭夸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有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夸甫聞之喟然歎息曰旣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

佛者授首楞嚴經徑遷炭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蒂芥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敘訣及次敘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夸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畧

敘其事

夢溪筆談

朱壽昌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二年而母亡壽昌致毀焉

東坡志林

王逢原年二十八終於布衣所講孟子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一章而止王荆公志其墓不言其所著書而晁氏讀書志云令於堯日篇解曰四海不困窮則天祿不永終矣王氏書經新義取之書錄解題

俞澹字清老紫芝之弟也不娶滑稽諧謔曉音律能歌

王荆公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詞山行歌之一日云吾

欲為浮屠公欣然為置祠部約日祝髮後乃曰吾思僧

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矣荆公大笑乾隆江都縣志

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題二絕於壁上者曰馬蹄輕

蹙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樓羞薄倖自緣無

錦不纏頭又曰高臺已傾池已平隋家宮殿春草生十

年往事何足歎廣陵非復舊時城二詩筆法秀勁不題

名氏荆公後題云此沈文通詩侯鯖錄

高郵老儒黃移忠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二宿而出晝讀

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聞晝邑

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二宿而

出時人以爲濡滯懶真子

喬執中未遇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夢

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

可正眎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孫公談圃

胡武平在真州嘗見火電子墜地火滅劉原甫云龍火水沃愈熾以人火撲之即滅

嘉祐雜志

進士鄭暈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電雨發洪數家皆陷溺

無遺惟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因話錄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為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麻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

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

綱友談記

蔣穎叔為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只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春渚紀聞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

夫其名及鄉里

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

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為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

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
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絰鞵間不可脫馳四十
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
可辨識昇歸舍氣息喋喋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已
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
顧如體挾冰霜或時稍怠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行
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於柩上執旌而左右顧至家乃
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
白馬跼蹙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
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事業雄盛無憶

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弟傳其事

內集

王介甫子雱爲待制卒有興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
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產子介
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於船簾下見船過
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旣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涕
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
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畱金陵且半年
欲得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嘉靖志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
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

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
 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艸之類極爲膾
 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
 居京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
 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青箝雜記
 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
 問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
 寄興亦有深意上

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
 鶴及怪石異花列植於所居作詩成其後曰滿室圖書

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

好子孫亞死悉歸他人清波雜志

陸彥回爲真州通判一日疾幾卒幕官諸人白郡爲下
 致仕狀狀附遞卽安明日遂出聽事而不知乞致仕矣
 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媪詣州具言朝奉到官未
 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養老幼獨朝奉令致
 仕何耶郡主與諸人厚賂健步趁遞後八日狀回乃白
 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復作乃卒隨手雜錄
 范鎮齊東記事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
 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

姬來見此笑語家人曰來春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

說乳

酒祝詞家人莫不笑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為貓所斃雄啁嘶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借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為雌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

墨莊漫錄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來夜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珠為對即引

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僧因技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尙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天水趙旭家於廣陵夢一青衣挑笑窗牖間及覺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時有世念帝罰下人間感配於君子時叩柱清歌曰白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

補侍

兒小名錄

周燁在泰州偶倭國有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比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

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
水通身洗淋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婦女悉被髮遇
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譯亦不能曉

清波
雜志

泰州西溪多蚊使者按行左右以艾烟燻之方少退有
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嗜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饑如柳
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捍
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尙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

成至今為利

孫公
談圃

林中書彥振摠罷政事寓揚州喪其偶忽於几筵上見
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
是乃微伺其跡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
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向彥振哀求曰幸毋見殺必
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鐵圍山
叢談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索地圖所至皆造送山
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
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
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夢溪
筆談

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
剖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也大小

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

食牛

墨莊漫錄

藝祖既平江南詔以兵器盡納揚州不得支動號曰禁庫方臘作亂童貫出征許於逐州軍選練兵仗既開禁庫兩方將士望見所貯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試之宛然如新是日弓數千張立盡噫自開寶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膠漆不脫可謂異矣女真犯闕東南起勤王之師馬永卿時爲江都丞帥臣翁彥國令揚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當時識者以爲國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於旬日之間

宜乎美惡之相絕也

嫩真子

宣和改元揚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不能拜自上擲一巨板縱橫萬釘布如棋局斜倚於階傳呼令上一人袞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右清竊視之袞冕者乃前太守劉尙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尙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頁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

細書若功與過亦有識者中一頁乃清姓名細書極少
尙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
排之壁間見眾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汚其衣帶繫其
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復導清出尙書
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茶提舉黃敦信清
逡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
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邦良仲時黃
俟使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
後卧病果死揚人多知之

墨莊漫錄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
蚌蛤舟人口買以食集見必輒買放諸江他日得一籃
甚重眾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遂置諸釜中忽大聲
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大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開現觀
世音像於殼內傍有竹兩竿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
衣瓔珞及竹葉枝榦皆細真珠綴成者集令舟中皆誦
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

本堅志
丙集

維揚有石壇院者特以壇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維
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嘆賞曰
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
眾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獨醒雜志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網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是殆風氣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同上

余自少年愛維揚欲自北居之充守罷遂築室於揚亦既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竟以疑之默訪諸寺觀州宅皆不至不二年一城邱墟矣澹山雜識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有南渡之擾齊東野語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城坐而出軍民有懷輒徂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

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並權省去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老學菴筆

記

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貴耳集

建炎元年十一月朔駕幸揚州二年八月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崇政殿乙亥策特奏名進士庚寅上御崇政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十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卽家賜第特奏名張

鴻舉以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干七百緡爲集期會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

聞喜宴從之

嘉靖志

建炎二年十一月駐蹕揚州郊祀後有狂人具衣冠執

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云天遣我爲官家兒鞠之

不得姓名上以其狂釋之

宋史五行志

建炎初高宗駐蹕維揚虜騎忽至六飛即日南渡百僚

竄身楊子江津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

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爲將作監逃難至江

潯而實不攜一錢旁皇無措忽覩婦人于其側美而艷

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渡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

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

之舉且一梭以示篙師首官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

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以

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

楊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

揮塵後錄

建炎三年高宗幸揚州二月辛亥早朝有鳥飛鳴行殿

三匝一再集宰臣汪伯彥冠上是日金人入城上倉卒

渡江後二十日伯彥罷尋坐貶

文獻通考

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時未經兵燼井邑全盛向子固叔堅來赴調於行在所冠蓋闐委偶解后金壇士子郭珣瑜者因與其處於天寧寺佛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語云有一事甚異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迎皆蕭索可憐公衣綠袍於眾客中不可曉也已而虜人南寇六飛渡江城之內外悉遭焚毀後二十年叔堅果握帥符郭登第未久爲郡博士迓於郊外始悟前夢相與感嘆

揮塵餘話

蔡文饒薤帥維揚郡庠有士子李生者不拘細行以豪

自任文饒聞其名延至書室以教諸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文饒易鎮青社攜與俱行經歲辭歸文饒贈遺甚厚又惠槐簡一云此薤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天下官職壽數與薤悉相埒後皆如其言李卽順之易建

炎龍飛第一人也

揮塵後錄

趙默字子聲高郵人紹興乙丑春赴禮部試其婦兄臧倬語之曰子聲必登高第昨夢吳興葉利用先生得官與君俱往賀焉馬上回首則君亦着藍袍吾殊爲君喜暨揭榜葉中選而默不然至來春又試倬復語之曰吾侍妾韻兒爲君作一夢嘉兆默笑曰前已不驗豈復見

戲耶設叩之倬曰此妾昨早持一手帕來用絨刺狀元及第四字其上至夕夢吾手執帕而為趙姑夫所奪君必魁天下無疑既又不然後倬死數年淳熙戊戌乃用累舉恩試大廷為第一人始念倬夢上馬回首者蓋拜官在其身後而韻兒之夢歷二十七年乃驗云同上徐秋夫東海人工醫濮陽太守熙之子也時為射陽令嘗夜聞鬼呻吟聲甚凄苦秋夫曰汝是鬼何所須答曰我姓斛名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術願相投濟秋夫曰汝是鬼而無形云何盾治鬼曰君但縛芻為人索孔穴鍼腰俞二處又鍼肩井

一二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為設祭病除肌解感惠實深忽然不見當代稱其通靈萬應

縣志

進士謝朏寓居寶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白舟中出曰我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朏至友人家夜深歸見小波倚橋柱戲之曰君來何晚耶朏作顧揖狀平步水中殊不自覺其僕下水拽上岸若醉人矣會公類說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長九尺二寸前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觸鏗然作聲以鐵錘擊數百不損鼓鞞鎔之不液乃止康熙志

紹興二十四年春淮水漲有一物狀混混色蘋高近尺長百餘步廣十餘尺非形非氣若血而凝或浮而止自淮歷郵入興化人驚畏之莫敢近至夏四月霖雨不已重湖綿亘五六百里一夕水增逾丈漂流廬舍伏屍徧

野上同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官方解着衣與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殺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卽對曰公方立勲業今必無暇及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

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

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頰面而通判欣

然有得色

老學菴筆記

乾道年問海陵有販人載鱣魚數船欲往彼處貨之旣至將棧岸俄有黑雲蔽船雷霆大震船中鱣魚皆羽化其販人覺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時人謂天買放生蓋鱣魚有鑊湯之苦就死大酷故天時捐金救之

善誘文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

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于州縣官

夢溪筆談

張紫陽天臺人浪跡雲水遇一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惟命是聽僧曰願同往揚州觀瓊花於是紫陽與僧靜處一室相對瞑目跌坐皆出神遊紫陽纔

至其地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爲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二人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拈出瓊花與僧笑翫後弟子問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直修性宗不復修命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

神弟子曰唯

神仙通鑑

右司郎中康師旦慶元十一月遊揚州平山恍如疇昔所經獨歎惜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

適其兄倅京口卽移柳數十本屬揚帥向子固爲補植
 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
 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兄弟對語至戊
 夜方寢晨起則師且逝矣先是師且登第時過婦家於
 姑蘇之黃渡飲於園亭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秉
 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師且他日必遠到至是始悟歐
 陽公官正太子太師蓋與後身之句相驗云乾隆江都縣志
 李仙哲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緣江十
 餘里第宅相連妾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仙哲鳴笳導
 從往來其間子孫參見或念其年名披簿以審之雖漢

陸賈唐郭子儀子孫之盛未有此也嘉靖志

古志興化平望湖中有岡阜鄉人掘之得古墓中一劍
 屈之則首尾相就去手復直出則錚錚有聲刃利斷金
 開禧中統兵官高大捷以他物易之曰此古繞指柔也

康熙志

開禧丙寅冬有外警小校戚椿挾兵以叛興化縣之南
 溪中夜忽聞甲馬聲椿竊視之見一人毡笠白馬如將
 校狀者十數人隔溪而去賊意遣兵進援遂宵遁道時
 堡遇官兵戰敗邑人因立將軍廟於南關內祀之明初
 居人嘗見其塑馬背有萍大驚異蹤跡之見小校浴馬

於南津或曰白馬將軍卽蔣子文也同上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閘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大列軍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繼而皆黑凡茶頃乃合次年

北軍至浩然齋祝聽抄

黃公度興化人既為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一日于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鄉里云興化落第人也余因謂之曰仙里既今歲出大魁而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歎息曰昔黃涇槃有識語云拆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鐸振夫作魁時改建此門近軍為變城門焚毀之太守

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

六人同遇雖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春渚

紀聞

賈似道鎮維揚日上元張燈客有摘古句作燈門詩者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眾稱其切吾嘗以為必葑州廖瑩中所為也唐人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又唐人登第詞曰揚州十里小紅樓盡捲上珠簾一半皆本郡事也隱居通議

興化安仁鄉有姑嫂刈稻姑溺嫂援之俱死水中其瘞溝傍忽生蓮花數朶居人異之啓其棺花莖皆從口出

今雙冢尚存

雍正志

興化木塔寺殿材皆紫荆美材賈人以木筏載黃梅一株樹之殿傍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古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耗農人多驗之

同上

元

郝經雁帛書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皇召居潛邸歲已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宋館於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中統也先是有以鴈獻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畱江南會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亾至今秘監帛書尚存

輟耕錄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

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

同上

大德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省奏準禁捕禿鶯蓋因揚州管內蝗蟲為害忽有禿鶯五千餘恬不懼人以翅打落蝗蟲爭而食之既飽吐而再食遂致消弭迄今著於

禁令載之至正條格

山居新話

張仲舉至正初為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鄰齋出對云豸冠黠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云驢

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州時揚

州方全盛眾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

偏竦一肩眾為詩以譏笑之惟韓介玉一絕云垂柳陰

陰翠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

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鶴

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

都致位貴顯果如其言

歸田詩話

開元觀唐大厓中建至正十三年兵革南下鋸解殿前

左柱有血流出水火二神見於脊上

康熙志

至正初楊子江竭舟楫皆閣於塗中露錢無數蓋累年

覆舟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而走有不能及岸而滄者如是累日始復安流或曰此江嘯也

康熙儀徵縣志

李翠娥維揚名娼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

輟吽錄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為孝行所感

同三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火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負纔

四五窠耳

同上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在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楊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

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沈商聞之
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
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
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敘永訣閉戶待盡踰期無
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步適此
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提拔數日
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
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何不死乃詳觀形色而
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
術捐錢若干以報之同上

平陽士友周燾昔侍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年二十餘
請浙漕舉寓揚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眾未知周之
才周亦鄙眾之作因次韻而成眾咸敬之循環一理到
于今根本崇陽在抑陰妬謹初爻防躡躅同人大義孰
知音欲扶鰲極綱常事先識羲皇造化心奧學直須關
世教凭欄對雨自清吟義理精到屬意尤深聞兵革中
不得其死哀哉庶齋老
學叢談

揚城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
案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柄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
內則名醞桃諸梅諸諸卽菹也又曰濫卽乾棹也同上

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採芹亭後開阮得岸椿娑羅本教授劉青溪取爲器用郡城因革塞河平邱阜成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

置

同上

明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音虔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

永樂十二年卒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旨温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玉堂

漫筆

張彥佐陝之合水人世號大樹張家其子文質中元戊子科王宗哲榜進士累官成都知府擢雲南宣慰使司奉梁王守滇洪武十五年太祖下雲南降詔仍舊官明年文質朝京師以日疾請老擇地高郵之多寶樓橋賜第三楹月給米二石鈔百貫十八年迎彥佐來郵彥佐

以子貴封中議大夫時年九十九歲同里丞相汪廣洋
爲撰百齡榮壽敘永樂四年終壽至一百二十歲人以

地仙目之

乾隆高
郵州志

大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公
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
公官南京翰林日以詩訊知揚州府三原王恕曰生死
輪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
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而訊之羅文節
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啟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
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王卽

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

勝錄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
別顧小舟而行道出湖中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險從
湖堤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沈波上有人踞舟背呼
號求援煙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
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
至則其子也因候父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尙振掉不
能言者久之稍遲則葬魚腹矣人詫爲異事豈父子天
性默相感通耶

奇聞
類紀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

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畱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
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仆夫人於地至
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
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
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如少衰生中書舍人恒陳
公一怒之力也

菽園雜記

大學士高公穀謚文義明二百七十年謚義者止此一

人

池北偶談

成化間漕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
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

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爲珍藏焉

菽園雜記

宏治五年揚之瓜洲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桅
近本處大小鼠若干皆死蓋鼠齧空而窟宅其中也大
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斤鄉人印綬初聞而未信嘗親

問其船主云然

同上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屢求美妾弗獲宏治中出湖上見
敝船板坐一女子甚麗浮波而來詢之爲覆溺之餘也
挾以歸與之處甚洽踰年生一子其女每旦櫛沐必掩
戶無使見者偶一婢從隙中覘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
珥畢乃加於頸婢駭異以告主母母往覘之如婢言遂

真仙長少所記 卷之十一
語於張張復覘得其實知其為鬼物也急排戶將叱逐
之女已不見惟有敝船板耳時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
人號為鬼張 西樵野紀

應佐江都人自少以志節聞宏治間貢為太學士鄉有
妖佐為辨怪文以禱於神妖遂息 乾隆江都縣志

正德間揚州江都有啞人鄭姓者人稱為鄭啞巴一夕
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炳耀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
喚人觀之不覺聲出於口自是不啞揚州曹進士守貞
云啞者乃其父相識事信有之啞巴因天開一拜而遂
有音聲奇亦甚矣 七修類稿

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
繚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為之大擾過揚州蔣瑤為揚州
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
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
揚州報大戶蔣曰揚州止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
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
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綉
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綉女江問今在何處蔣曰民間
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
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四友齋叢說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

明良記

正德戊寅武宗幸揚州河冰合問何時當解江彬對以立春尚餘旬日武宗曰春迎之即至耳命迎春於揚之

東郊次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澌

蓉樣
籩說

武宗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

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劉美人諫乃止

彤史拾
遺記

正德七年真州大火先是有妖人乞於塗獨孫氏厚施之及火起人家牀下篋中咸有綿裹火煤覺即滅之孫氏獨無火驚城下多草舍乃燎延民居數百家人多見

飛鴉舍火近火孽也

雍正志

正德間遊擊將軍仇鉞以討叛功陞伯爵指揮施泰由武舉第一被寵陞伯爵指揮李隆亦被寵陞都督三人皆隸揚州鉞寶應泰高郵隆江都亦足為一時盛事

近峰

聞略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人皆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之

不得

四本堂
座右篇

曾銑有膽略長於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

警諸將置酒不欲行賂鈴卒求緩於銑妾妾語銑銑斬
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
入賀畢前請曰敢問何以知有警也銑笑曰見烏鵲非
時噪以故知之皆大服

雍正志

夏貴溪爲禮部尙書時妾蘇氏乞封本妾而以爲繼室
當時驕橫無人敢駁禮臣舞禮其不克終固宜蘇廣陵
人父曰綱少女適曾石塘銑出入兩家傳石塘復河套
之說於夏夏喜主其策謂河套指日可復作漁家傲一
闕適黃泰泉來謁出示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
句蓋譏之也夏大詬罵喉言官逐之逐三日而禍作蘇

家女能誤貴人豈非所謂禍水耶曾妾意立功封無足
怪乃少師驕生嫗嫗生騃入人羅網中不可謂非自取

卓異也記

王環曾石塘銑之僕也銑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
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洲人
本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而致之幕下被
逮時泣謂其下曰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
爲溝中瘠乎環聞泣對曰公無憂某能力致之歸曾被
刑後環以小車載夫人及二子從問道南還日則具湯
粥夜則露宿邸舍間關數千里不懈比抵維揚厚酬之

不受而去

同上

自潤州渡揚子江登金山遂沿江至儀真曰真州見江
阜有巍然古宇長廊複壁間有所謂小龍之祠試造觀
之有小蛇盤旋几案上朱鱗火髯目赫赫有異光尸祝
指曰此非蚺蝮蟒蝎之儔伍也喜則俯首搖尾僅可玩
弄稍怒則搖撼神關翻海摧岳而後已所以檣舟而禱
者袂相屬焉

西征記

嘉靖初興化徐司訓觀宅近啓聖祠縉奴射鶴合邑之
鶴無不帶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百盤旋烈焰
之上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

雍正志

宗副憲臣爲諸生時書館中有蓮花燈燕巢其中友人

康熙志

見而賀之曰此汝聯登兆也已酉庚戌臣果聯捷

嘉靖丙午李文定公將赴春闈偶過行巷東土神祠題
詩於壁曰把筆殷勤問土神平生事業在明春雌雄未
卜昆明戰好露元機入夢真是夕夢一兔從籠中逸出
化爲大鹿公持戟逐之中其首明春公狀元及第蓋公

辛卯鄉薦至是得祿也

同上

嘉靖丁未傳臚前一日李文定春芳在寓邸與客對弈
或招公下樓以及第密告公公返坐自如以一帖置棋
枰下終局無幾微見顏色客詰之徐以帖示客曰拙卷

亦與進呈之列耳。以此多公之度，公廷對前數日，夢人以紅錦纏其身，不得脫。及傳臚，肅宗見公名大喜曰：「桃李當春日正芳妍之時，以硃筆遶春芳二字圈之。」又李文定公居政府時，考官以典南闈試面別，乃袖預定試錄稿進題目畢，具公密置篋中。將揭曉，徐夫人問曰：「兒輩中否？」曰：「題難。」夫人驚曰：「何以預知？」公語之。故夫人曰：「語兒輩否？」曰：「人以心腹待我，故先期見示。」語兒輩非彼所望於我也。從篋中取出焚之。同上

李太常茂材治第鄰高文義公穀舊第，文義子姓微，欲以高價售。太常啓父文定公語之曰：「汝知黃永嘉鋸碑事耶？昔瑞安先達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曰：「恐後人復欲鋸耳。」太常喻其意乃止。康熙志

興化宗方城臣以詩自豪，喜譚神仙昇舉之術，督學閩中時，忽謂其家人曰：「某日有僧相訪，當歸化矣。」及期謂僧且至，出門迓之，登堂分賓主，坐定相與語，丹鉛之事，議論酬答，亶亶不倦，歷三晝夜而辭去。左右初未見也。旣而命家人具湯沐浴，作遺詩三首而逝，嗚呼！方城果仙去耶？或假此以成其名耶？新知錄

邵伯來鶴寺與祐聖觀相鄰寺觀皆有鶴巢二巢皆有
二雛其祐聖之鶴傷於彈二雛待哺於來鶴來鶴之鶴
哺猶已子誘之飛鳴全其羽毛人咸異焉時明嘉靖癸
巳夏也揚州教授高簡作仁鶴歌以紀之

嘉靖志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犯瓜洲時擡鹽脚夫百人用槓
奮擊之倭不能當棄刀仗逃走被傷者頗多上官因目
為脚兵

萬縣江都縣志

咸寧倪璜寓廣陵母劉氏病璜齋沐祈天七夜不寐忽
一日浴水冰結成奇花三本榦葉俱備狀甚異母病遂

愈人咸以為孝徵

嘉靖志

隆慶初興化王令汝言署樓有鶴孤危壘巢不就公為
架木承之鶴生雛公報陞瀕行公囑鶴善護爾雛吾去
而戕之者至矣鶴即日銜巢飛去

康熙志

沙溝某自治一舟餽口水次忽被數盜劫殺掠其舟惟
一犬不殺乃行至一莊則所殺壻家也初是人舟泊壻
門犬必先奔壻家若通信然以為常至是犬入其家號
叫宛轉女怪之命壻往迎父則舟是而人非乃亟言於
女女知其父必死潛命夫言於保甲合圍之擒送官一
訊即伏皆抵死

同上

劉時用言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鴛鴦其一飛鳴遂

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卽飛入投

湯而死青溪暇筆

黃諫在翰林能各體書尤精繪事館中壁舊寫白菜其上題者先後數百人一日圯眾共惋惜諫一一書之並

繪白菜如舊書史會要

儲侍郎曠易簀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囊盛為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蓄德錄

柴墟儲文懿公為吏部侍郎終於南都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塗贅攢於墓舍一年矣啟而葬棺上遍生黧墨如鐵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

旁出二篠莖葉畢肖左則梅株天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

文隱隱未就殆有鬼神為之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深入木理寄園寄所寄

歛方無違挈家居維揚常畜一馬齒老矣無違卒其子賣馬於鎮江營中一日馬忽浮水渡江至瓜洲徑奔揚

州闖入無違舊居見停棺在堂悲鳴躡躅舉家駭視渾身猶濕營兵亦蹤跡至其家乃退還原價而養此馬於

天寧禪寺同上

萬曆五年大水時黃決崔鎮淮決高堰漕渠決黃浦八

淺高寶等邑滙為巨浸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塞黃浦入
淺繫舟岸次聞雞聲季馴曰此蛟龍窟宅其中也因鑿
舟沈石灰生鐵有蛟尸解作雷雨而去浮蛻水面雍正志

北方士大夫家閨壺女人皆曉音樂自江以北皆然揚

州人言朱射陂夫人琵琶絕高四友齋叢說

萬厯丙戌丁亥間民陳遷家忽遭鬼擊或木或輓或鞭
或椎晝夜無度請道士楊士忠祛之掣去劍牌瓦石紛

至道士踉蹌走因避城隍廟即隨之城隍廟避之泰山
行宮亦隨之泰山行宮雖匿神帳中不能免惟就其壻

昌藩家輒不入歸復黷之如故居歲餘聞張真人將過

廣陵密往求治篋中攜銀二十五兩忽破篋取出懸置
空中手不能及遷亟叩頭伏罪願乞路費還無敢謁張

真人矣止擲下三兩其餘杳無蹤蹟久之語遷曰我將
往通州不汝溷也遂去不知何怪康熙志

萬厯乙卯春有異鳥三雙來巢黃氏莊居古槐之杪形
小子雉而文彩過之眉間出二毫長過于雉尾如帶垂

離離和鳴均中律呂羣鳥辟易讓巢而去竟不識為何
鳥也同上

萬厯乙卯秋丁堰僧造觀音殿有木匠私盜殿材造一
車篷甫成忽值龍過其地蕩析俱盡寸椽不存旁有並

列者依然無恙

同上

天啓間儀真男子衣紙衣五色崇禎末衣紙者尤多吏民更爲高幘頂圓大而踣號隨風倒

雍正志

郵俗陰陽家以凶者干支推算煞形高若干尺以是日死時爲必至或云形如雄雞遇人則培擊之屆期舉家他徙謂之避煞顧天益篤行士也事孀母陳極孝母歿家人以避殺告泣曰今夜果得見吾母卽粉身何恨乃促家人出獨焚香跪柩前諷金剛經蓋其母平昔所持誦者夜分絕無影響忽見空中飄一雞羽落紙上天益泣而藏之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寄菴漫筆

天啓二年山東一帶人家藏倉小黑馬料豆盡飛不見適儀真人於清明日男婦上墳北門外小憩於田間各檢取有小黑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

寄園寄所寄

儀真南門橋五日觀競渡龍舟在橋東眾皆趨觀於東左重右輕橋欹而陷觀者百許人一時漂溺河流湍激倉卒不能施救橋側有一茶軒遂將棹橈亂投於河人得扳緣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

同上

吳相國牲自言六歲出就外傳從師館於西禪林之殿左每晨入佛殿見兩旁羅漢手眼俱動不知其土塑也後稍長入寺乃不復見

同上

徽高懷中業鱸麵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後窗拋入河如是數年一日麵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卧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有鱸行蹟始知向者所放之生來救之也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鱸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同

維揚木筏篷上一僧擊木魚數日不食岸民業豆腐夫婦憫之飲以漿僧以銀一錠爲報且告曰某日當飛昇矣至期仍在民詰之曰有夙緣未了問以緣何在曰卽

汝店中少婦但得交背和衣坐一夕卽了矣擲以五十金曰從我卽攜金去民貪其利勸婦從之是夜已代僧入篷擊木魚至曉乃已又三日僧猶在民又詰之僧又擲五十金曰和衣坐緣未了當脫衣一夕卽是矣民許之入篷代敲魚如前至曉僧已拐挈其妻並前銀俱去矣

同

陸成之家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開甚盛李氏欲得之主人許俟花開乃移其花朵朵皆背人開強之外向不能也入李氏遂凋殘

同

諸生馬儒龍家畜一雄鴨而病欲死命奴烹之剖其腹

則一小鴨在胸腹間頭足羽翅皆具以卵化胎亦一異

也 康熙志

牛屠于某者居東門外一夕買二牛待明割之夜夢牛

頭而金甲者怨曰爾戕吾命今索爾命矣醒而語其婦

欲弗殺婦曰第屠此而后戒之晨起牽二牛飲於河右

臂忽如折暴死河濱

同上

雙店屠家劉騰遠將死前半月徧身呼痛惟以百沸滾

湯沐之且以棒槌其體則少止一日夜凡數十沐皮肉

糜爛無餘臨死猶作猪吼聲

同上

東廂民陳穀素好游畋年九十餘猶能馳逐穀死有所

愛一犬常伏柩旁不去既葬犬時時往宿其冢數日乃

一歸求食家人殊不知也穀有子相為諸生以清明上

冢見犬方傳冢卧為之加慟後犬死相因埋伏冢間

同上

許鳳年近七十時往購木於蕪湖為周身之具擇得一

木殊美命工中解之則中一大鳳字宛然鑄成而下則

爛然鳳文也適與其名合人以為異

同上

尼涵光江西宜黃人姓鄒氏歸譚大司馬綸之孫其夫

惟魯不知書涵光棄去走京師上書請南遷不報會鼎

革遂為尼每談故明門戶事源流甚晰居寶應朱克生

曾見之

池北偶談

崇禎十一年七月儀真人染羊毛疹謠言挑人筋膜惶

懼禱賽徧于城野

康熙儀徵縣志

維揚劉生善掛筆卜其法用重卓於屋簷間交竿繳筆而蔽以帷有少婦出咒久之疊人所卜紙三五十番橫卓間既而搖筆少婦以紅竿挑帷令仰觀俟筆定升梯捧紙下墨瀰淋漓數十番頃刻皆滿其所書詩句不限長短而所卜人姓氏則句中有之時戶部吳南朗寧紹台分守于瀛長合卜一紙其詩曰天風颭颭海濤急一夕且至滄瀛洲長沙南畔不可到此際朗吟毋暗投瀛長南朗則兩人字也然其義不可解次年

大兵下浙東南朗求跳身長沙依何騰蛟不得蹈海投鄭賊死瀛長歸里忽以海艘闖入內地金沙南岸率投名多誤而瀛長以杜門免此方士狡猾之最可據者

西河詩話

國朝

順治庚子揚州造戰艦破木中得一觀音大士像華鬘瓔珞眉目衣襲鸚鵡織毫畢具木工驚駭男婦奔走日萬計聞於官官命一畱揚州善慶菴一置如阜廣福寺

獵微閣集

王阮亭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爲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王感其義作

青鸞操池北
偶談

王阮亭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目
覽文書口決訊報呼晷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放
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

真天才也今世
說

王阮亭于役淮陰舟泊秦郵湖風雪凝沍淒然動心秉
燭作歲暮懷人詩六十首夜漏未半屬草都就杜茶村
處士語人曰使君才藻如許當是天人同上

王阮亭云予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
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鍼神曾為予繡神
女浴神浣紗諸圖又為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池北
偶談

王阮亭在海陵一士夫家見毘盧國僧號羅漢自言明
英宗土木之變始入中國能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席
上有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舊住通州之軍山
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守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
像上畫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毘盧國人一
日守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即其人試往謁乃與畫上
老僧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同上

方立禮江都人性極孝繼母偏愛已子遇立禮不慈鞭
撻至酷立禮順受之其父卒繼母閉立禮於空室中不

予食者三日有犬銜餅自竇中入取食之得不死母意其已斃啓門見猶生焉遂以爲神其暴漸已

雍正志

四望亭北有螻蛄巷巷之民尼某嘗得一螻蛄不忍置諸湯鑊遂聽其郭索於家歷月餘其妻與所私者殺某瘞床下詰朝縣令方據案受訟牘忽見螻蛄援堦而上令素精察疑此必有鬼物憑之者曰如有寃當命卒隨偵之螻蛄下堦出卒踵至其家螻蛄直入床下卒發地得屍令鞠論姦殺之男婦如法螻蛄竟不復知所往居人異其事以甄鑿螻蛄巷壁巷緣此得名今甄螻蛄宛在過者恆手摹之雖歲久不少剝

乾隆江都縣志

康熙初維揚有士人查二瞻工平遠山水畫及米家畫

人得寸紙尺縑以爲重又有江秋水者以螺鈿嵌器皿

最精巧工細席間無不用之時有一聯云杯盤處處江

秋水卷軸家家查二瞻亦可以見一時習尙也

田居雜記

泰州宮侍御宗衮夢仁初名宏宗久困場屋欲更名一

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東城春手書一冊予之林公字子

仁於是更名夢仁是科已酉遂舉順天鄉試明年庚戌

中會元癸丑殿試入翰林改御史

池北偶談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轢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而誰同輩不堪其侮旣至京

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傳臚及唱名則某果狀元名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魁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厯間亦有此事以下科狀元移至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狀元爲王式丹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

丹也壽六十

槐廳載筆

江都宗定九一號小香居士晚隱廣陵之東原自著賣花老人傳蕭靈曦爲之繪圖王西樵考功題以詩曰飲香浴露詞人筆小白長紅野圃春時賞一枝博新咏幽情兩屬灌園人又何來筆墨關卿事不惜畦邊千錦叢多少清詞飽盡蠹風流輸與賣花翁自是廣陵春遊者過紅橋一帶多說賣花老人逸事矣

蓮坡詩話

康熙間儀眞浚河至縣治西掘出鉅鐵三段一存河心身尾藏土約尺餘圍二橫埋岸側方潤八尺或云昔人鎮壓物未敢發又通縣橋掘得一巨船泥沙中猶露艙房深廣幾丈桅大七八拱意此地向爲江河巨浸今成城郭滄海桑田變更難測邪又鼓樓橋下開出古鏡一

面邊狀如菊花瓣背鐫湖州照子四字涇川鄭相如作

古鏡歌記

儀徵縣續志

高郵有鶴雙棲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棲旬餘有鶴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背入巢隙懸足而死

乾隆高郵

州志

賈珩年十六舉於鄉夏日午睡夢遊一大寺題其上曰丹青觀若所熟歷者眾僧見之皆羅拜復有一老僧揖而入曰大士來乎十餘年不相見矣因共談契濶如故交然將別作詩贈珩有物外自能消歲月人間何處着

神仙之句珩即答云幽居無事掩柴門僧梵微微遠市喧清晝瓦鎗烹石屑空山懸瀑溜松根白憐幾載風塵苦猶喜當年故舊存此去人寰難再晤相期何日訪仙源醒時一字不遺作異夢記誌其事年二十疾亟有老僧叩門云與珩舊交能愈其疾珩父其音以事近誕拒不之見僧太息而去翌日聞後門舟中水聲人語珩悟

曰丹青觀人至矣遂歿

同上

棲靈寺塔神異著於往籍其燬也闕今數百年故蹟杳不可尋雍正三年邑人汪應庚新其寺於寺後度地建藏經樓植椿木不能下掘之則巨石版周遭環砌塔基

宛然樓所規之廣袤亦適與塔相當人咸謂樓之建塔實種其前因所謂不盡之靈無歇者雖薙草開林固即

瞿曇經行之室耳乾隆江都縣志

雍正五年春二月司徒廟後佃農袁必榮母死已厝之中野矣閱三日其女歸往哭諸墓聞有呼出聲穿穴聽之琅琅母語也必榮拂土啓其棺則母活矣掖歸問故曰被錄入陰司主者謂仍當活二十七年故放還一時驚傳為異遠近多往視之見其飲食坐立如常人第面頰為石灰所瀑有癩損耳其復生在二月之二十有五日至三月之二十有二日復死計之祇二十七日耳豈

主者固即以日為歲耶同上

江南太學生顧某雍正壬子應試北闈夜夢人謂曰子南榜孝廉也宜速歸醒而喜甚時屆七月中旬恐已過錄送期憶素館八座某公家與學使有舊乃乞其書星夜南馳抵金陵遇夏君之蓉於秦淮河上形容顛頽問之曰學使遺名祈補無策獨步河干聊自遣耳但君應京兆試何以來此顧言其故夏懇於書中增已名許之書入二名俱補錄迨榜發夏高中顧竟被落槐廳載筆高郵張姓其家僅足自食夫先卧婦理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伺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

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淚潸然下偷兒心驚專
心伺之婦卽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卽行之狀鬼婦復再
拜祈求本婦方謀自縊偷兒急甚大呼其夫甦睡若不
聞適見簷下有竹竿乃取從窗櫺中擯擊鬼婦其夫始
覺偷兒急呼開門相助解救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
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實有先年自縊繩頭尙存讀律佩臚
興化徐步蟾乾隆丁卯科江南解元也是年科試無名
錄遺亦無名時已八月初將買舟欲歸矣偶與友某過
懷清橋關帝廟見神前一紙包拾而視之白銀二十兩
也意候失主還之友曰迂矣汝不取可與我遂奪去少

頃一老嫗奔趨至遍覓無有淚如雨下徐在旁逆知爲
失銀者佯問之曰爾何悲老嫗曰吾夫爲讐人所陷身
坐囹圄昨書吏來索二十金可免罪今鬻一女得銀二
十冀免夫罪而又恐吏之誑我也故至此卜於神不料
銀在袖中已失去枉鬻一女而夫罪仍不免是以悲耳
徐惻然曰爾銀我所拾也隨我去當還汝至寓適友人
已將此銀輸去大半餘銀亦不肯還公不得已檢囊中
考費十餘金不足稱貸於同寓友合二十金與之老嫗
叩頭泣謝曰相公積德今秋第一名解元後得入闈果

中第一

魏廳載筆

高郵城北趙家河上神廟素無僧乾隆壬申有啞乞丐棲其中不知何自來晝乞於市以奉香火間以濟同類之老弱廢疾者夜寢神側必嚴敬不敢裸褻更時負畚掘修築廟前神路如是者二十年里人感其誠重葺其廟以居之庚寅冬疽發於背臃腫腐潰命幾絕號泣拜禱於土神夢神促之起使乞命於關帝君乃彊起赴帝君殿前俯伏哀號七晝夜忽舉首見赤面長髯者執刀下驚懼仆地覺有刀背壓患處口吐涎沫復聞帝君曰汝疾愈且能言矣啞丐頓躍起大呼曰神聖祐我哉視其疽已驟愈矣始自言姓張名遂徐州睢寧人也

乾隆高郵

州志

儀徵舊港口準提菴中有老梅一株康熙末枯去四十

餘年復活花時古香異常人目為返魂梅

儀徵縣續志

傍花村居人多種菊薜蘿周匝宛若墻壁南鄰北垞園

種戶植花時填街繞陌品水徵茶沈學士大成詩云杖

藜城外去一徑入煙村指此

畫册錄

西砲子寨在城西北角一名仙鶴膝相傳城形如仙鶴

是處如鶴膝焚香詞云北郭寒煙凝鶴膝

此地也同上

城北桃花菴多鬼狐菴中道人嘗見對岸牌樓孑孓而

行又見女子半身在水忽有犬吠出竹中遂失所在又

一夕有二犬嬉於岸一物如犬而黑色口中似火燄長尺許立噙二犬去

同上

聞角菴本木商會館以閒屋賃過客有寓者善相人好酒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沽飲久之謂相士曰我陰人也知人死期我語子子以相人於是相者能定人之死日邑人以爲神又久之叟謂曰某日將別子去然而嫂可爲我寓也叟未幾果死是夜相者妻腹中有聲作叟語其言人死生如故而相術益神

同上

高郵舊有承州淪沒於湖每天日晴朗湖中現城郭形民人廬舍皆具土人以爲城魂每見時主水災

增

康熙丙戌高郵夏間政營建廳舍落成日見有十八鶴翔舞和鳴於庭移時始去時人以爲瑞徵襄平李楷來鐙乃其門弟子祝聞政詩有云黃鶴來十有八翩翩縹戾相雜沓是也後聞政子綿祚生子七人之芳之蓉廷芝並以進士官翰林嘉慶丁卯五月復有七鶴來集屋上須臾振翮起去屋七八尺許旋舞移時然後南去是年之芳之蓉皆舉鄉賢入祠崇祀距前來時百有一二年矣鶴來世爲夏氏瑞誠異事也

同上

江都文起負才略習知鹽事累在鹺司官幕嘗以天旱滯運上官檄限月必出鹽十萬引當事者束手無策起

爲提丁谿插海水入鹽河時堰淤溪一帶江水濟何埭
場仍設活插啟閉鹽出如數在泰州議免場垣挑河派
費在通州議除場鹽貯垣滷耗永爲定制人服其敏

新鹽

志法

俞杏貞金匱人翰林肯堂女弟也許嫁高郵明經金蘭
未幾蘭卒女聞絕食死女能詩嘗過露筋祠作詩曰遺
烈傳千古聞名似讀銘噬膚空幻相屹石護貞靈未見
野蓮白惟傷沙草青魏祠留砥柱多少女郎經人以爲
識著有杏軒集

淮海英靈
集暨節略

梁蘭漪字素涵適汪長祉早寡課子讀書清節自守親
族有憐其貧議醵金周之堅却不受族姪中以百錢爲
壽作返錢歌還之著有晚香樓詩稿子端光舉人歷官
同知孫全泰舉人全德人翰林改工部主事

同上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七十二

三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七十二

